

# 咦？

## ——談許家石的「長夜思親」

林下風

許家石的作品深沉而迷人，可惜他的作品不多，結集成書的只有小說集「上昇の海洋」（聯經）、散文集「拾零篇」（水芙蓉）的出版；因此近日裏時報出版公司印行了他的「長夜思親」，便成了一件令人興奮的事。可惜，「長夜思親」這本書，却彷彿是在「忽略了讀者的記憶力」的情況下出版的。

厚達三百一十九頁的「長夜思親」，總共收錄了三十二篇文章，却有九篇是原來收在「拾零篇」一書中的舊作；這九篇分別為「春天的話」、「肚臍眼」（原題「談肚臍眼」，與其他幾篇總題「夏初記言」

）、「我徂東山」（亦為「夏初記言」中的一篇）、「我們的巷子」、「故事從這兒起」、「泛理由主義」、「這一年」、「一個被遺忘的社會」、「詩的文化認定」；這麼多陣容龐大的「舊作」出現在「新書」中，真不免要令讀過「拾零篇」的人，發出一聲「咦」了！

餘下的二十三篇文章，跳着讀來，也不無佳作；只是品類雜而文法一，又不免令讀者發出第二聲「咦」了！悼念、札記、書評、答辯、報導、抒情、論述，再加上兩篇小說，真是個熱鬧的大觀園。但是，這

百花盛放的園子在令人眼花撩亂一陣後，却無味可品；較諸「上昇的海洋」與「拾零篇」的水準，這本厚厚的「長夜思親」真是令人失望。

「不要問爲什麼？」與「最後的汪金鑄」的基調是相同的，但却不由得令人想起許家石收在「上昇的海洋」中的一篇「三十五歲」；「無論是就主題或就技巧而言，這兩篇都沒有超過「三十五歲」的成績，相信這不只是讀書者的感覺，更是作家的困境吧！

比較值得一提的是「未來的信仰」這篇文章。這篇文章由咖啡屋談起，而「牽連」甚廣，諸如哲學、歷史、社會、文化，充盈在文字之中，甚至佔據了大段的論題。然而，這却正好暴露了作者在這些專門學問上的素養過於膚淺，因此全文除了引用之外，別無深遠的見識與思想，「未來的信仰」只是一篇五花八門的雜文，是不能真的當作「信仰」的。

但就文字技巧的運用而言，「未來的信仰」仍不失其可讀性；它從各個角度來談咖啡屋，再從咖啡屋延伸到社會、歷史、哲學及文化，確是一篇別出心裁的作品，也是值得一試的寫作題材。

至於許家石爲「楓鈴美容屋」所寫的幾篇介紹文

章如「開店記」、「日安，鈔票」、「楓鈴屋札記」便更不足觀了，這些該正是許家石自己所說的「肚臍眼」文章吧，看着看着，真要忍不住說聲「可以休矣！」

「我們的巷」前後同名的兩篇，分別寫於民國六十年和六十九年。十年的時間，滄海可以變成桑田，一條巷子的變化自然不小，從巷子的今昔之比可以看出人事的變遷，也可以體會出世情的點滴，感慨自然而生。尤其是兩篇文章並列，讀者除了可以感到巷子的今昔，也更可以感覺到文章的今昔之比呢！

「文學工作者是什麼？」和「歷史的再現」，該是許家石的文學觀的說明了；同樣的文章，是不是也該拿來和「上昇的海洋」自序及「拾零補述」作一個比較呢？

「求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」真是一句殘忍的話！作家在面對讀者之前，必先面對自己；作品本身就是一個嚴厲的挑戰，逼使作家不斷的「上昇」或者「下墜」；一再的重複自己而無法超越自己的作家，是到了面臨困境的時刻了；當「長夜思親」出版之時，正也是讀者發出三聲「喂」的時候呢！